



TONG LIAN PEN DE GU SHI

銅臉盆的故事

彼石 著



中國少年兒童出版社

銅臉盆的故事

筱石著



中國少年兒童出版社

北京·1959

銅臉盆的故事

筱石 著

楊永青 插图

※

中國少年兒童出版社出版

(北京東四12條老君堂11號)

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085號

中國青年出版社印刷廠印刷

新華書店總經售

※

787×1168 1/32 1 3/16 印張

1959年7月北京第1版 1959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數1—20,000

統一書號: R 10036·225

定價(3)一角一分

內 容 提 要

書中通过老祖母的一个銅脸盆，引出她在旧社会里一段辛酸痛苦的經歷。祖母出嫁时，因家穷，沒有值錢的陪送，而受到婆家人的冷淡和虐待。年輕时又死了丈夫，自己的痛苦只有对那只不懂事的銅盆訴說。她好不容易才把唯一的儿子拉扯大，儿子参加了革命，奶奶被赶出了家門。她帶着銅盆找到儿子，为儿子打掩护。当儿子和同志們开会的时候，她常以銅盆报警，坚貞不渝的为革命尽着自己的一分力量。

后来儿子調往別处，奶奶又回到家乡，因生活困难，忍痛将銅盆抵押出去，解放后銅脸盆才又回到奶奶手里。

全書以銅盆为綫索，道出一个悲欢离合的故事。

(一)

往常下班回家，一进机关宿舍大门，老远便听到住所土围墙里发出的孩子们的叫嚷声：

“阿胖！钉住铁牛，别发楞！”

“小虎子！冲！！”

“快！射门！！”

“嗨！真悬！”

领头的是十五岁的陶陶，跟他一伙，听他指挥的是左右四五家邻居的男孩们。

暮春，脱下了笨重的棉衣裤，孩子们便进入踢小皮球的季节了。也许因为这一群已是高小、初中十二岁以上的大孩子了，踢小皮球已不过瘾，他们踢的是小足球。

可常常闹祸呢，有时踢翻了晒在院里的东西，有时碰伤了奶奶种在墙角的豆苗、花秧儿，也有时踢脏了晾在院里刚洗净的衣服，更糟的是有几次竟踢碎了窗上的玻璃。

我常担心这群娃娃会碰掉我的眼镜，因之回家时离土墙老远便把车铃叮叮铛铛地响了起来。

孩子们可真机灵，他们能辨别出铃声，常听得陶陶这样喊叫：“妈下班了，小的们！踢进这一球，咱们便散场，回家吃晚饭。”

今天有些例外，土墙里静悄悄的却听不到孩子们的欢腾声。只见李姥姥带着外孙女儿大华举着根长竹竿在摘香椿芽。夕阳透

过槐树的枝丫，在地上篩下斑斑的紋影，院子显得空落落的似乎更寬暢了。

我感到疑惑，把車鈴使劲按着，想道：是参加旁的活动去了？还是今天提早散場了呢？不由得东张西望仔細搜索着孩子們。

李姥姥懂得我的心事，笑着說：“今天換了新題目，忙旁的呢！”末了又說：“看！傍晚我跟大華摘了这許多香椿芽，要是他們在院里踢啊冲啊的，我这小脚伶仃的老人連院子里也不敢站呢……。”

大華接口道：“姥姥昨天就嚷着摘香椿芽，又怕弟弟他們的足球踢她的腦瓜子，今儿可摘好了呢。”說完抿着小嘴在笑，又向我指指东房。

我領会她的意思，架好車，蹣手蹣脚走到东房窗底下，想知道陶陶那一群到底在干什么。

一只老花猫躺在廊檐柱子脚下晒着太阳，看見熟人来，伸个懶腰，“咪鳴咪鳴”迎下台級来。通往廂房的門关着，听不到孩子們說話声音。东廂房有些变样，往日照例要等到上灯时分才拉上的窗帘，如今却早拉得整整齐齐的了。

“一会儿要麻繩，一会儿要蒲扇，这会又要紅帽子，尽是陶陶想出来的好主意。……这末多年了，誰記得清放到哪里去了！等你媽回来再找吧！”这是奶奶的声音，虽則有些抱怨，但声調里又带着祖母的慈愛。

“好奶奶！你想一想嚟，一进城你抱我照相不是还戴的嚟？大红呢子的銅盆帽，象鋼盔似的，上面还有一条寬寬的黑……黑……黑絲带呢，就全忘了？！”这是阿胖的声音，越說越急，一急便帶口吃。

“阿胖！陶陶說沒有帽子算了，別跟奶奶去胡纏了。現在你快想法找三根長長的黑雞毛來！”這是小虎在廂房過道里當傳令兵呢。

“虎子！把頭快遞給我，裝起來看看，成不成樣子。”說這話的是陶陶。

屋裡有着零亂的脚步聲，擠軋聲，接着是大孩子對小孩子的吆喝聲，和小孩子的反抗聲。

“你們真壞！穿了我的衣裳，為什麼不讓我進去瞧瞧呀！”這是燕燕，帶着鼻音，差點兒要哭了。

鬧什麼名堂？裝著頭，穿著衣服，又用蒲扇，又要雞毛，我捉摸不透，只得輕輕地推門進去。

嘿！屋子裡被搞得亂七八糟的；竹竿，麻皮，稻草，燈籠架，破蒲扇零亂地桌上椅上都放滿了。虎子跟陶陶跪在里屋地上正忙著呢，鐵牛兩手叉在門框上，兩腿劈開，擋著通往里屋的門，在他背後擠著幾個小的，踮起腳尖、伸著脖子在看里屋的熱鬧。

也許是太專心了，孩子們沒有發現我在他們身旁。這時阿胖帽子上插著三根黑雞毛，喘著大氣，剛從奶奶屋裡開門出來，一眼看到我便嚷了出來：“媽媽來了！讓她看看象不象。”這一嚷，鐵牛的手可鬆了勁，兩個半大不小的孩子趁勢鑽進屋去，燕燕和毛毛跑過來向我訴苦。

“媽！他們真壞！穿了我的衣裳，不讓我進去瞧。”

“阿姨！那做腦袋的紙燈籠壳子還是我的呢！做出人人來不給我玩，連瞧也不讓瞧，藏在里屋吶。”

“是給你玩的？蠢小子！這是趕麻雀用的，托兒所阿姨就沒向你們宣傳宣傳？”鉄牛瓮聲瓮氣在訓他的弟弟毛毛。

到這時我才懂得是在扎哄麻雀用的草人。我說：“你們把屋子裡搞得這麼脏，扎好沒有？讓我瞧瞧，象不象？”這話可給那幾個小的撐了腰，他們馬上七嘴八舌地學着說：“快拿出來瞧瞧象不象？”

草人扎得可不錯，神氣活現的；女孩子梳着兩條大辮，穿着花袄，舉着紅旗。男孩扎成個“三毛”，穿的工褲，拿着蒲扇，戴頂破草帽，三根黑雞毛從草帽頂上鑽出來豎得挺直的，配上那塗滿了紅墨水的白紙燈籠壳子做的頭，別說麻雀見了害怕，保證李家姥姥都得吓一大跳呢！一群小的可得勁，拍著小手“哈！哈！哈！”笑得合不攏嘴來。

隔院吹起長長的哨音，這是解放軍叔叔開晚飯的時候了，太陽挪著他旅行了一天的腳步，漸漸消失在院牆外古老的建築物的背後去，夜幕漸漸地垂落下來。

“虎子！咱倆上樹。‘三毛’綁在東頭槐樹上，女娃娃綁在西邊老榆樹上，院心那棵香椿樹上綁一面大紅旗。”陶陶安排著。

那幾個熱心的看客，一窩蜂先竄到院裡去了，在樹底下跳呀叫呀，院子頓時又歡騰起來。

吃晚飯前，草人都綁上了樹。風飄拂著紅旗，發出勻靜的节拍。

孩子們那有心思好好吃飯？特別是幾個小的，三口兩口便把一個饅頭吃完了，奶奶儘管提醒他們“慢些吃，別噎着了！”那有什麼用處？丟下碗筷，孩子們用不着約會，統統擠到槐樹底下去了。

指手划脚，嘖嘖咕咕談得可熱鬧哩！

大孩子另成一團，他們在商量着明天的大事。

“你明天吹什麼？”

“哨子。下午剛買的，可響呢。不信？你聽！”接着一聲銅哨。

“你明天干啥？”

“可美呢！我跟陶陶是登高隊員，咱初三甲全班才挑出十二人。我們爬禮堂，高着呢！”

“這下可得啦！虎子！你還記得不？去年你跟張叔叔上房架天綫，可挨你姥姥一頓好說。這次啊！老師叫上房，姥姥可管不着了。美美的能在房頂上呆兩個半天，夠多好？！”

“上房可別忘了帶彈弓呀！你泥彈兒够不？”

“有的是！用完了泥彈，我還有一布袋杏核兒呢。”

鐵牛、虎子、阿胖三個談得可起勁，左右鄰家的窗櫺里透出燈光來，照耀着院子，院子比白天更逗人喜愛了。

“噲！說了半天怎不見陶陶？阿胖！你哥呢？”

“哥在屋裡发脾气呢！你不知道他那面銅鑼，奶奶借給青年隊修水庫的叔叔帶到十三陵去了。陶陶明天沒敲的。奶奶給他只破洋鐵桶，陶陶嫌聲音不好，不要，偏要他那面銅鑼呢！”

“去！叫他出來，光磨嘴頂屁用，大家想些辦法。”

阿胖爬上窗台，伸着那矮脖子，隔着玻璃向里招手。外面樹底下那一群正你一言我一語在抱怨陶陶的奶奶。

陶陶擰着嘴走出屋子，一面在嘖咕：“爬在禮堂上敲那小鑼，夠多好？奶奶偏……”虎子把他拉到樹底下，勸道：“另想個辦法，試

試用旁的行不行？”

“都試過了，餅干筒，臉盆，噴壺，洋鉄桶……聲音都發啞，不脆。”

“拿根鉄棍兒敲，聲音會好些。”

“不成，比我那銅鑼差遠了。奶奶真糟，東西借給人也不跟我商量……”

李姥姥已經把食桌、炊具都收拾干淨了，走到戶外叫：“鉄牛！洗洗腳該睡覺了，明天四點半要起床的……”

孩子們聚精會神地在開諸葛亮會，奶奶叫睡覺誰听得進去？鉄牛站起來直搖手。“有事兒吶！明天不用你叫，自己會醒的，四點鐘准起來。”說完又擠到孩子堆里去了。

阿胖久不吭聲了，這時擺出一副神秘的樣子悄悄地說：“哥！有辦法了，你知道嗎？奶奶鋪底下有只大銅盆呢！”

“你听！這不好了？一個銅盆還能兩個人敲呢！不比你那小鑼強？”虎子有心這樣說。

“不行！你可不知道，那銅盆奶奶都舍不得用，包上好几層牛皮紙放得可好呢！媽媽說那是奶奶的寶貝。能讓咱帶上房，用鉄棍兒兩個人敲？”

“管它寶不寶的，敲兩天也爛不了。阿胖！你跟奶奶睡一屋，悄悄的把它遞出來，藏在虎子家，明天蒙蒙亮讓虎子帶學校去，你奶奶又見不着，敲完送回鋪底下不就得了？”出這個主意的是鉄牛，那十二歲帶點蠻氣的男孩子。

“那不成！咱是紅領巾，不能做偷偷摸摸的事！”阿胖說。

“这是你自己家里的东西，借用一用也算偷哪？再说又弄不坏。”铁牛在为自己进行着强辩。

“不算偷？为什么要悄悄的瞒着大人递出来？”陶陶说这话时神气十分严肃。

“我同意陶陶的意见，铁牛出的是坏主意！”小虎子也跟着说。

铁牛很孤立，看看一群小朋友，一个个都对他绷着脸，自己怪难为情的。

“我知道错了！……”他低着头慢慢地说，脸皮涨得跟树顶上的“三毛”一般红。

原先很热闹的诸葛亮会成了僵局。还是虎子聪明，出了个新主意，他用试探的眼光对大家说：“向奶奶借用一下，看成不成？”

“光跟奶奶说怕不行，这得找妈妈帮忙。”阿胖十分自信地发表他的意见。

会场还是沉默着，大家把眼光盯向陶陶，希望他表示个态度。

“走！找妈去。”陶陶爬起来，拍打着沾在裤上的尘土。

孩子们挤到北屋来，陶陶带着头。

“妈妈！帮我们个忙。”

“都该早早上床了，难道你们还想扎第三个草人？”

“不，可也是跟明天打麻雀有关的。”

“帮帮我们的忙吧！……来！大家欢迎！”孩子们鼓着掌。

我没法推辞，被他们拥到东厢房过道里。奶奶忙了一天家务事，等不得阿胖回屋已独自休息了，屋里黑黑的。

“妈！帮我跟奶奶说说，她床底下那只大铜盆借给我们哄麻



雀，敲两天好嗎？保證不弄坏。”陶陶說。

“敲洋鉄桶不一样？不要动那銅盆，免得奶奶伤心。”我拒絕孩子們的請求。

“阿姨，敲那銅盆老奶奶便伤心了？她有那多的娇气？”虎子眯着眼这样說。虎子是个聪明而自負的孩子，每当发表了有分量的意見，或完成了同伴們所完不成的任务时，他喜欢眯一眯眼睛，或是出点什么小洋相。

“不不！这里有故事，你們不知道。”我慌忙作着解释。

說到故事，孩子們的劲头更足了，特別是帶有三分戇气的鉄牛。現在孩子們似乎把銅盆拿到手是次要的，更急的是想知道奶奶平时为什么那样爱惜这銅脸盆？为什么見到銅脸盆要伤心？

孩子們不約而同地围着飯桌一个个坐下了。阿胖安排我坐在一張旧式的靠背椅里，这儿，原是奶奶吃飯时的座位。

“給我們講銅盆的故事！我叫您聲‘好阿姨’！”鉄牛把說話的聲音壓得那樣細，那樣動听，把大家都逗笑了。

我不能辜負孩子們熱情的邀請，我講道：

(二)

這銅盆有近百年歷史了，姓過三個姓呢。還是奶奶老祖母出嫁時的陪嫁。五十年前奶奶出嫁時，她老祖母又賠送了她。

純白銅的，用細沙或爐灰擦去水漬和積垢，明光閃亮的可以照出入影來。

奶奶是鄉下人，家里光景不好。那時候還有着皇帝呢，有一年鬧春瘟，村里幾乎家家有人生病，奶奶的父親母親一齊病倒了。鄉下沒有醫生，醫生住在鎮上，鄉鎮之間交通很不方便，請一趟醫生要來回走三十里。鎮子上同樣在鬧着春瘟，多少人病倒了，一個醫生這家邀，那家請的，可實在顧不過來。

疫情却象点燃了野火一樣，越燒越利害，於是鎮上醫生的診金，和葯鋪里草葯的價錢，便象斷了綫的風箏一樣，一天一個價錢。

窮人染上了病，哪里請得起醫生？吃得起葯？只有等死。也就在這時候，那些和尚、道士、尼姑們却趁火打劫，製造各種謠言，來吓唬老百姓，又弄神弄鬼設下許多騙局，使老百姓上當。

老輩的人常講：“那時候村頭的小廟，山上的小寺院可天天出着新鮮花樣兒，一会儿是古樹成仙了，過會兒又是泥菩薩顯靈了。鄉里一批老太太听了這些鬼話，爭先恐後地到廟里去求神拜佛。那冷清清、多年沒有人影的破廟、爛寺院，如今人來人往門庭若市。

村里竟連香燭紙馬都搶購空了，越這樣，進小廟求神的越多，一批老年人真象中了瘋魔一樣。

老道懂得，這時設下騙局，最能使人上當，於是他把古樹鋸倒，把樹根劈成小片兒，當醫治春瘟的藥材賣給老百姓。居然有那麼多老婆婆用雞蛋、鞋、襪去換那樹根兒。尼姑看着老道發財，很眼紅，於是設下另一個騙局，讓泥菩薩跟病人開處方，也來騙取老太太的雞蛋、鞋、襪。”

村子里亂得很，人越死越多。奶奶的父母，得不到醫藥，死掉了。

奶奶的祖父原是個秀才，在村里開一個蒙館，教十幾個蒙童。自從死了兒子和兒媳婦，他氣壞了，索性閉了蒙館，鑽研起醫書來。

老头子常說：“我枉讀了十年書，遇上春瘟，‘秀才’便成了‘無才’。拚着這老命，再攻十年書，總不叫人死得那樣輕易！”

老祖父可真是刻苦用功呢。夏天，天一黑，鄉里蚊子“嗡嗡”“嗡嗡”結成團，圍着人打轉，他拍着那破蒲扇，埋頭鑽研着“本草綱目”，听凭蚊子咬腫了他的腿，也不肯歇涼。冬天，西北風呼呼地吹着，房子到處漏着風，夜半三更老人對着個小油盞，靠着豆大的火苗兒，埋頭讀着“傷寒論”。

三年五年過去了，老祖父日子越過越窮，醫道卻慢慢被他掌握了。支着個拐棍兒，前村後巷幫人們看看病，就這樣從一個鄉村塾師，改業為鄉村醫生了。

再說离這村子四五十里，有個大鎮，這鎮子挨近縣城，其熱鬧

也不亚于县城。鎮上有家大戶，前輩上出過個狀元，因為是二十五歲考上的，皇帝特賞了三千兩銀子，蓋下了一座大院宅。高高的門樓掛着“少宰第”三個金字大匾，匾上刻着碗大的印章“皇帝御筆之寶”。六扇朱漆大門，下半截都包着黑鐵皮，釘上密密麻麻的鐵釘，門口守着石獅子，豎着旗杆，門前一座石牌坊。是一座吓人的府第。鄉里老百姓不敢隨便在大門口閑看閑站，怕招惹這府里如虎似狼般的門役。

這個官宦人家，有九房兒孫，那時雖不象前輩那樣烜赫，但在府里縣里還是數得着的闊氣人家。

這一年春天，“少宰第”老九房九老爺害上了春瘟傷寒啦。縣里醫生的藥吃過無數都不見效，連府里請來的黃太醫也說“沒指望了。”“少宰第”派賬房到鄉下山里找墳地，偏偏打聽到村子里却有一位治春瘟的能手，於是來了只講究的大船，連夜把老祖父給接走了。

老祖父留在“少宰第”熬過了多少個不眠的夜晚，絞盡了腦汁，終於把九老爺給治活了。

鄉里人做着各種各樣的猜測，有的說：“這命是老醫生救的，還不給二三百兩紋銀？謝謝‘郎中’？老夫婦也有個養老的費用了。”

有的說：“賞三間新瓦房給老醫生也好，有個寬寬蕩蕩的住所，窮人們去看病也有個地方坐坐。”

但鄉里人好心的猜測都落了空，九老爺病好了，既沒有給老醫生謝銀，也沒有賞老醫生住房。

到秋里，有一天，那“少宰第”的賬房又來了，抱着個楠木拜盒，

里面装着个和合喜帖。原来他是說媒来了。

“恭喜你！九老爷想跟你攀一門亲呢。……这样的人家打着灯笼也难找，这是你慈心善面修下的福份。”眼房先生这样开口。

老医生吓了一跳，嘴唇发着颤抖，拒絕这說大媒的眼房先生道：“我們乡里人，門小戶矮的，攀个庄戶人家才相称，可不敢高攀这官宦人家！”

“唉！县里开典当的富商，府里当学老爷的場面人，都想跟‘少宰第’攀一門亲呢！……九老爷的孙子，还配不过你的孙女儿？”眼房先生有些冒火，埋怨老头子不識抬举。

“小孙女才五六岁，离說婆家还早呢，再說我們两个老人，无儿沒女的，就这一点亲骨肉，讓她找个乡下婆家吧，挨得近，彼此也有个照应。”老祖母带着乞求的神情这样說。

“要照应？‘少宰第’拔根毫毛，比种田人的腰还粗呢！……話不得不明說了，九老爷要我来说这門亲事，还不是为的劳累老医生費了心，过意不去？天下說媒的原只有高攀的，哪还有低就的？……”眼房先生的脸色漸漸难看起来。

老医生跟他的老伴不敢再多說了。就这样，一家頂闊，一家很穷，攀上了亲。

亲事一定下来，老医生家里便添上了苦恼。老俩口常悄悄地商議着賠送的事。

你們不知道在封建社会，在我們江南，女孩子出嫁是講究賠送的呢！把女儿嫁到大戶人家去，如果賠送简单了，那她在婆婆家便

抬不起头，难做人了。公婆会因此不疼惜她，妯娌們也会因此瞧不起她。

“怎么办？兰儿一天天长大了，没有什么陪送，这官宦人家的媳妇可如何当得？”老祖父拄着他那花白的胡髭，摇着头，常常愁眉不展。

“倒不如退了这头亲吧，讓孩子眉开眼展地做个庄戶人家的媳妇，免得受日后的熬煎。”老祖母說：

“不行啊！沒听賬房先生說过这是人家低就的婚姻？咱們去提退亲，把‘少宰第’的体面丢到哪里去？这話千万出不得口，免得沒过門，便惹下不痛快，孩子往后的日子更难过了呀！”

日子一天天过去，兰儿长成个聪明伶俐的漂亮姑娘了，婚期也一天天逼近了。老祖父为了陪送，变卖尽了他所有的書籍，字，画，和一部分家用什物。老祖母和她的孙女整天紡着紗，織着布，积蓄着每一个銅錢。

尽了最大的努力，两个白发老人，終算把嫁妆备妥了，乡里人带着羡慕的眼光，看着一件件木器，一只只箱籠。

两位老人虽然累得精疲力竭，但却露出了笑容。“行了！我也只留下副行医用的老花眼鏡了，这份妆奁讓兰儿带走吧！”

冬天，又是那只講究的大船，开到村里，接走了新娘，接走了老夫妇的陪送，也接走了乡村医生家里最后的一点欢乐。

本来大鎮子上名門大戶娶个山村里的姑娘，已够那些官宦人家游手好閑的太太奶奶們嚼舌根的了。至于看到陪送，她們的舌根更长了，听她們是怎样說的：